

中国艺人的情怀与担当

——京剧《响九霄》赏析

王露霞（河北省艺术研究所 050021）

由河北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响九霄》自2008年首演开始，在界内产生很大的反响，也曾多次获得戏剧艺术大奖。近来，编创者们本着精益求精的“艺人精神”，在多次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改，目前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部更加精当、更加感人、更富有思想性和观赏性的艺术珍品。剧作摘取了艺人响九霄艺术人生中的几个重要事件，形象地再现了他爱艺术、爱同仁、爱国家的大爱情怀，以及在国家危亡时刻敢于铁肩担道义的崇高品格。

剧作以响九霄的大爱情怀结构全剧，而且这样一种爱是以递进的方式呈现的。首先，他爱艺术。作为一个中国艺人，戏是他的天、是他的命、是他的根、是他的魂。戏剧作为他安身立命的职业，他对表演艺术精益求精、兢兢业业，他不仅要求自己天天练功，更是要求弟子们常练不懈，积极进取，甚至有时为了一种声调、一段韵白，一个字的发音他都要反复推敲，不断试炼，直至达到戏曲表达的最佳效果。同时，戏剧作为他甘愿献身的神圣事业，他博取众长、不断改进，甚至力图废私寓，禁侑酒，招收女徒，创演新剧，在观众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使自己的艺术事业焕发着勃勃生机。

其次，他爱同仁、爱徒弟。同仁是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亲人和朋友，徒弟是他艺术生命的新鲜血液，他不仅将自己的艺术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还将自己的满腔柔情、无私关爱奉献给他们。尤其是他与徒弟晓霞既是师生又是情人的微妙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以晓霞对师父的暗恋呈现的，这样一来，就为他最后对晓霞那种万般柔情、无尽爱恋的倾诉做了很好的铺垫。晓霞是他收养的女徒，对师父的感恩以及长期以来对师父人格的敬重和对其技艺的崇拜，使她情窦初开，常常对师父魂牵梦绕，但碍于少女的羞涩，她从来没有直接对师父表白过。宽厚善良的师父怎能体会到徒弟的一番心意，但爱戏如命的他没有精力考虑这些，面对晓霞的示爱信号，他常常采取恰当的方式回避了。然而当师父面临清兵的围攻时，晓霞毫不犹豫地用身躯挡住了射向师父的刺枪，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表达了对师父纯真的爱情。面对心爱姑娘的遇难，面对相濡以沫戏班同仁的离散，响九霄心力交瘁、痛苦难当，他躊躇在晓霞坟前，终于可以敞开心扉，把对她的爱、对她的惜、对她的怜，以及由于自己曾辜负了姑娘而生发的悔和痛等种种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像山洪暴发，一泻千里，也将剧作的悲剧气氛推向极致：“问棺内孤魂伶仃身可冷？这长袍做聘礼真情未了！这别样的滋味谁知晓？舍不下，忘不掉，分不开呀，离不了！”舞台上配以飘飞的雪花、凄厉的鸟音，以及演员极富感染力的如泣如诉的京腔京韵，响九霄那种痛失亲人后悲凉、悲怆悲痛便被渲染得一唱三叹、荡气回肠！

其三，他更爱国家。响九霄是艺人而不是政治家，所以，他的爱国是感性的、本能的，不是政治家们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公车上书”或慷慨陈词。他之所以能与康有为、谭嗣同走到一起，是因为他的戏剧改革与康、谭改革旧制、变法图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内在的一致，而他在《斗牛宫》中描述的人间美景也是康、谭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所以他们志同道合，一拍即应。通晓“华夏自古讲忠孝，天下兴亡肩上挑”等

民族大义的响九霄，“戏台上演多少忠臣良将，戏台下为世人树立风标！”甘愿为康、谭的政治变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当得知康、谭因《变法论》无法送到皇上身边而焦急万分时，他“健步如飞至会馆”，愿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担此重任。不仅康、谭被他这种“毛遂自荐不惧险，生死度外若等闲”侠肝义胆所感动，身为皇上的光绪更为响九霄这种义举感慨万千，更激发了他力图变法的斗志。在这里，剧作对响九霄作为一个艺人的“参政”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也符合他的艺人身份和人物性格。也正是在这一“参政”过程中，他才从一个爱事业、爱同仁的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位勇敢无畏的民族英雄。即使最后在高亢悲壮地吟咏“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仰天笑，洒热血，唤醒华夏神州！”的壮怀激烈中，他的脑海里仍然浮现出《斗牛宫》中美轮美奂的戏剧场景。至此，剧作将一个中国艺人的博爱情怀和敢于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诠释得淋漓尽致。

同时，剧作采用“戏中戏”的叙事结构更是将人物的美好理想与政治追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深刻地表达出来。第一次采用的“戏中戏”是响九霄以旦角的形象饰演《斗牛宫》中的清水花，这一创演新戏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不仅引起实施政治改革的康、谭的强烈共鸣，也使剧作将两种不同价值理想的人物紧密地走到一起给予了合理的解释。第二次采用“戏中戏”是响九霄饰演《蜈蚣岭》中的武松。在这之前慈禧与光绪已经为是否顺从民意、改革旧制发生了争执，接下来在选择剧目时又产生了分歧，光绪要选择新创演的、有朝气的新戏，慈禧偏要上演老戏，这些已经很明显地影射了光绪渴望变革的创新意图和慈禧固执保守的负隅顽抗。尽管慈禧为了跟光绪斗气，要压一压变法“这股邪气”而选择上演《蜈蚣岭》，但是《蜈蚣岭》中的武松表现出的立志奔赴二龙山，汇聚天下英豪，造福贫民百姓的强烈意志和勃发英姿，恰恰与慈禧的愿望相违，尤其是最后得知是响九霄借演戏之名为康、谭传递了信件时，慈禧不无愤恨地并带有嘲讽意味地说，看来这次武松真的要上二龙山了。可以看出，这种将人物的政治主张与艺术追求相互映射和不断融合的“戏中戏”的叙事手法，不仅使戏中的“戏”与“戏”外戏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结合得天衣无缝，更使响九霄总是能够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游弋于各政治人物中间，并能充分地彰显出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而使剧作非常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传达人物情感，由此深化了剧作主题。

另外，除了“戏中戏”的表现手法，剧作无论从剧本结构、人物唱腔和韵白到舞台音乐、舞美、道具、灯光等无不汲取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华，再现中国戏曲古典美学神韵，而剧作所彰显出的艺术理念和精神气质却具有浓郁的现代意识和人性魅力，非常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不仅如此，剧作还避免了当前有些舞台作品大投入、大制作的偏颇，避开了舞台剧宏大叙事的固有模式，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戏曲在有效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转型的成功范例。

京剧《响九霄》凝聚了编创者的集体智慧，尤其是响九霄这一人物由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先生饰演更使剧作锦上添花。